

时隔 14 年携新书《人呐》亮相上海书展，分享会人气爆棚

莫言也刷短视频：这是体验生活

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，对于许多书友来说，上海书展的重磅活动之一莫过于著名作家、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莫言的新书分享活动。这也是时隔 14 年，这位读者熟悉并喜爱的作家再度携新书来到上海书展现场。

8 月 15 日下午，莫言新书《人呐》分享暨签售会在本届书展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的友谊会堂二楼举行，莫言与编剧、作家、影评人宋方金同台对话，聊起了当年的《红高粱》和新作《人呐》，也聊到了当下的短视频以及 AI 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等。



莫言感谢上海读者，
当年来看书展的孩子长大了

下午两点，莫言与他的山东老乡宋方金走上舞台，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，而莫言在走向沙发座时两次用手机拍摄全场读者，不少热情读者纷纷向他招手示意。

开场伊始，作为嘉宾主持，宋方金感谢读者热情参与这次的分享暨签售会，他调侃道：“来到现场的读者，他们都有两个特点，一个叫手速快，一个叫手气好，是从两万多人当中抢到了现场对话的票。因为好多人，咱们系统还崩溃了一次（指 8 月 8 日晚上，读者线上通过小程序预约），还有很多人抢出了腱鞘炎。”

莫言也非常感谢读者们参与当天的对话活动，他表示：“我和宋方金是真正的老乡，喝同一条河（墨水河）的水，一个喝水长老，一个喝水长大。来到大上海，看到台下这么多年年轻的面孔，使我们心里面有很大的安慰，感觉到我们的写作还是有价值、有意义的。”

对于莫言来说，距离上一次来上海书展已经过去了整整 14 年，这次重返上海书展，这位已经获得诺奖的作家有一些什么感受呢？莫言在现场分享当中向读者透露，他是 8 月 14 日下午来到上海，到当天走上舞台之前，他还没有来得及去书展各家展位去看一下图书销售情况。“我一直在想象那种热闹的、繁华的景象，应该是和我十几年前来的时候差不多，当时感觉到书展琳琅满目，全是新书，而且不断会遇到熟悉的作家朋友，当然也会看到很多年轻读者的面孔。而且我现在在想，当时跟着爸爸妈妈来看书展的孩子，现在有的也成了大人了，甚至有的上了大学，甚至有的大学毕业。”

宋方金补充道，甚至这些小读者有的都成了作家。莫言笑着说：“那完全有可能的，我们现在作家的年龄也越来越年轻化，有很多人在上学期间就写出了很好的作品。”

从《一斗阁笔记》到《人呐》，
书名要跟每个人密切相关

当天分享暨签售会的巨幅海报背景是莫言的新作《人呐》，这也是此次活动推荐的重头戏作品。宋方金认为：“这本书的书名我觉得不像莫言老师的手笔，因为莫言老师起名字都是用比较传统古典的名字，例如《红高粱》《蛙》《檀香刑》，但是《人呐》这个名字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起书名、起人名都是最难的事情。”

记者注意到，《人呐》一书最初以《一斗阁笔记》为名在《上海文学》《读书》等刊物上连载，在结集出版时，经过讨论最后改名为《人呐》。那么，从《一斗阁笔记》到《人呐》的中间发生了哪些变化？莫言为什么采取了年轻同事们起的名字？莫言对此解释：“我们一些年轻的朋友就说我太陈旧，《一斗阁笔记》这个名字太古老。而且很有爹味，也有登味，不但有登味而且是上古神登。我问他们什么名字好？他们说这个书名一定要跟每个人密切相关，大家一看到这个题目就感觉到写的是自己的事情，写在自己身边的事情，写自己朋友的事情，《人呐》这个题目就具有这样的特点，高度的概括性。似乎每一个

人都可以从这样一种常态里面，联想到自己的一些生活状况和生活经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字确实比《一斗阁笔记》要好，因此就用了这个名字。”

《红高粱》版权才卖了 800 元？
张艺谋导演曾给电影改名

《红高粱》是莫言的代表作之一，被张艺谋导演购买了版权并改编成电影，也是一部经典电影，很多人都看过。宋方金问大家知道张艺谋花了多少钱买的莫言老师的这篇小说吗？有一位读者马上在现场回答“800 块钱”。

莫言则向台下读者解释，当时其实作家并没有与剧组讨价还价的余地，因为这是按照版权方面的规定。“小说改编成影视作品的版权转让费就是 800 元，你无论多么长的小说，多么好的小说，你改成一部电影就是 800 元。张艺谋也知道《红高粱》远远不止 800 元，后来他就很慷慨地说：‘这样，你们写剧本的时候按照上下集来写，我给你们开两个剧本的稿费，一个是剧本 4000 元，两个剧本就是 8000 元，加上你的原著版权费总共 8800 元，你们三个人去分。’”

莫言就此展开回忆，当时他和《人民文学》杂志社责编朱伟，担任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厂长陈剑雨（电影艺术理论家、评论家、剧作家），三个人参加剧本的讨论，后来陈剑雨亲自执笔，写了六万多字。“电影在高密拍的时候，我去探班，张艺谋就把他最后定稿的剧本给我看，我一看，薄薄的几十页，总共一百多个镜头。我问他这么短能拍出一部电影吗？他说到时候拍出来你就知道了。当时，我看到他这个剧本上写了‘颠轿’两个字，结果到了电影里，这场戏就有五分钟了，所以我觉得电影编剧实际上不需要写那么多，导演只要心里有自己的设想，完全可以把一句简单的话发挥成一个很经典的情节或者场面。”

当时张艺谋导演在改《红高粱》时，有一段时间，他认为电影片名不能叫《红高粱》，因为《红高粱》给人感觉像农业科普片，所以起了一个《九九青杀口》的名字，带有一种强悍的地方色彩。但是在电影拍完之后，他觉得红高粱这种绚烂的、带着生命色彩的植物还是非常动人，所以最终定名为《红高粱》。“所以说，很多时候我觉得如果我们回首往事，确实是虚惊一场，如果红高粱当年就叫《九九青杀口》，未必能有今天这样一部经典电影的地位。”宋方金说。

按照宋方金的说法，在电影《红高粱》拍完后，莫言从高密回北京，一出北京车站，听到大街上有人在唱“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”，然后莫言跟张艺谋说“可能咱们红了”。莫言则在分享会现场补充道：“那会儿电影已经红了，《红高粱》得了西柏林国际电影节（柏林国际电影节前身）的金熊奖。”

之后张艺谋导演又与其他作家合作，相继拍摄了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《活着》《秋菊打官司》等多部佳作。所以莫言有两点体会：第一，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最擅长描写的故事类型；第二，每个作家都会把自己童年和家乡的经历写到小说原著里去。

“所以张艺谋把他的电影艺术嫁接在不同作家的小说上，他的剧本、他的电影天然具备了这种差异性，如果他连续改编一位作家的作品，会产生一种雷同化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写小说

的实际上可以从导演的角度来吸取一些有益的经验。就是不断地变化自己叙事的角度，寻找新的故事类型，塑造新的人物形象，努力使用一种新的有创造性的语言。”莫言说。

莫言爱看来自生活的短视频，
AI 进步建立在创新基础之上

谈到短视频这个热门话题，宋方金认为短视频就是这个时代的形式，而且自己一直是孤军奋战，在为短视频鼓气。“莫言老师最近也刷短视频，刷短视频的时间比王朔要短一点，王朔每天刷十一二个小时，莫言老师也不过是刷六到八个小时。所以说，大家不用自卑，（短视频）该刷刷起来！”

作为作家，莫言在刷短视频的过程中获得了哪些启发呢？莫言对此表示，实际上他对短视频是有很明确的目的性，他认为这也是一种体验生活的方式。“短视频看得最多，也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来自我们山东费县，沂蒙山小调的发源地，有一个沂蒙山朶老太系列短视频。就是在一个小山村里面，有那么几个男演员和女演员，就像一个小戏班一样，把这个村庄里面过去的、现在的、左邻右舍的、前村后店的、鸡毛蒜皮的、家长里短的，变成了一个个小视频。”

莫言认为沂蒙山朶老太的短视频有几方面特点，第一是来自生活，让人看了以后马上就会联想一下自己的村庄，自己的乡村生活经验；另外是有人物的，这个人物让人想起村庄里那些大爷大娘兄弟嫂子，有亲切感；再一个就是语言，朶老太的短视频使用的都是方言，让人感觉到民间的口语是那么生动，那么有表现力。

“我们作为一个写小说或者作为一个写剧本的，语言恐怕还是我们最基本的功夫，要语言生动准确，比喻要特别的贴切，特别的新鲜，别人没用过。我想这样一种语言方面的本事确实是要向民间学习。所以像这样的一些短视频，我觉得看了以后是很有收获的，是对自己的创作有帮助的。那么还有一些短视频那就纯粹闹着玩了，最后就是胡编乱造的那些东西，都是陈陈相因、你抄我我抄你，这样的短视频就没有意义。”莫言对此总结道。

AI 是当下许多文学活动最热门的话题之一，莫言此前曾有观点，AI 写不过大作家和好作家，他也使用 AI 写过一篇赋，以此来检验 AI 的文学能力。

当天在台上，莫言向读者表示，自己使用 AI 确实是有了一点体会：“像格律诗词、骈体文，需要大量词汇、格律、押韵、对仗等对技术性要求高的文体，AI 会做得很好。但是 AI 做得再好，也写不出《岳阳楼记》，也写不出《滕王阁序》，也写不出李白杜甫的诗，写不出屈原的诗。因为它只能是拼凑前人创作出来的作品里面搅拌均匀，然后给你组成一个所谓的作品。”

莫言认为，AI 肯定会不断发展，这就需要作家编剧们不断写出原创的作品，不断写出独创的、原创的、创新的作品，然后让 AI 学习。“所以我想，AI 的进步是建立在作家们、艺术家们创新的基础之上。如果我们所有的作家、艺术家都停止了工作，我觉得 AI 的进步也就差不多停止，这是我的偏见，不一定正确。”

晨报记者 严峻嵘 摄影报道